

红楼梦

邵琳 孟庆春
一著

語

廿载研红得，闲评絮语微
暇时寻梦影，岁末慰柴扉
淡菊知难易，繁华论是非
心为沧浪水，何必采云归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

红楼紫语

邵琳孟庆春著



作者的话

一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在徐州师专读书时，每月可省下一点饭钱，便到徐州新华书店买书。中外文学名著都是我喜爱的，可惜囊中羞涩，只能选几本买。《红楼梦》是首选，因为这部书一直是我求学生涯中最渴望得到的书。《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等只买了平装本的，但《红楼梦》买了精装本。

买回《红楼梦》之后便夜以继日地读了起来。因为喜欢，便异常珍惜自己对它的感觉，不愿意这份感觉被破坏。我总以为书是有生命的，阅读的过程就是跟它对话的过程，这个过程中，我不希望有任何人打扰。每天晚上，闲下来之后，随手翻起书本静静地读几页，是我的享受。弹指一挥间，二十年过去了。数年前，家中买了电脑，学会了上网，得以认识了很多《红楼梦》爱好者，也了解了很多文本之外的红学知识。

《红楼梦》自问世起，便经历了重重磨难，其间被无数的人抄录过，被一些别有用心者删改过，再加上政治的原因，作者故意隐藏了自己的身世，故意隐藏了小说中可能有的史实资料，这一切都给我们阅读《红楼梦》带来了很多麻烦。但幸运的是，上世纪20年代，胡适先生发现了有脂砚斋批语的《红楼梦》——《脂砚斋甲戌抄阅重评石头记》（胡适命名为“甲戌本”）。脂批不仅对《红楼梦》的创作手法进行点评，而且还透露了一些作者的信息，并直接参与了曹雪芹的写书过程。因此，脂评本显得异常珍贵起来。但脂砚斋究竟是谁？他与曹雪芹是什么关系？脂批透漏的作者信息是否可靠？这种种迷雾罩在这部伟大的著作上，使它更显得扑朔迷离起来。

为了对脂评本有个更直接的认识，我买来《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甲戌本和庚辰本。翻看着书前面的一些图片和介绍，我忽然感动于二百年来的无



数的《红楼梦》爱好者为这部名著做出的努力了。看着不同版本上不同心态、不同文化层次的人留下的评论，我不禁对那些《红楼梦》的研究者肃然起敬。

翻开《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结合着一知半解的红学知识，我开始了一字字的品读。这次，我决心要用文字记下我的感悟，至今写有随笔近二百篇。读完甲戌本和庚辰本，心中大快。因为这部书实在太精彩了。如果说，二十年来随性式的阅读是我平庸生活的慰藉，那么，这历时一年之久的精读，则是我作为一名深爱读书的读者感到的来自心灵的巨大满足。当然，我的感悟或许是不够成熟的，或许仅仅局限于人物命运和性格之关系的思索上，尚不能从表现方法、美学价值、篇章结构等等高深的文学理论上进行欣赏，但能有所悟，并诉诸笔墨，应该也是一种有价值的阅读吧。

读完两本脂评本之后，我开始了红学史的阅读。红学的范畴基于文本的内容很少，而曹学、脂学、探轶学、版本学，等等，在红学史上占有相当大的分量。但是，介入这几个板块需要比较专业的文献学知识，更需要大量的时间和金钱，囿于条件，我也只能看看别人的考证罢了。后来在红友的帮助下，下载了大量的电子书，又力所能及地购买了一些，并承红友赠送几种影印本，这些领域我也敢涉足了。后四十回之争历久弥新。2012年暑假，我开始了对后四十回的鉴读，写有日记式的点评，亦缀于书中，供《红楼梦》爱好者批评指正。

2012年，徐州市铜山区教育局举办第八届读书峰会活动。分会场在片级中心校。我们学校分管教科教研工作的领导李永席主任安排我去参加分会场的活动。我的发言稿是《半部红楼伴平生》。区教科所刘运华主任表扬了我，说“没想到在我们铜山还有你这样一位甘于寂寞如此淡泊的读书人”。随后她安排我参加了区里的读书会。2014年第十届读书峰会的时候，我把论文集集中编辑打印成一册，取名为《红楼絮语》，在会场展出。

会议结束后，我把《红楼絮语》寄给山西红友孟庆春先生，请他帮助修改完善。他同意了。从2014年下半年起，孟先生和我重新阅读《红楼梦》，不断交换看法。《红楼絮语》能最终完成并付梓，孟庆春老师付出了很多心血。因此，本书是我与孟庆春先生共同完成的。

本书最后定稿依据的本子是抚琴居吴铭恩先生的《红楼梦脂评汇校本》以及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版的一百二十回本《红楼梦》。

《红楼梦》是我国古典小说的巅峰之作，迄今为止尚没有哪部作品





能超越它。自成书以来，人们题咏、评论。特别近百年来，《红楼梦》研究的书籍可谓浩如烟海。然而，正像人们常说的那样，“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汉姆雷特”，而对于《红楼梦》而言，一千个读者的解读将会是一千种方式，一千种方式将会产生一千种结论。笔者认为，无论哪种结论，只要本着生命关注、人文情怀的角度理解《红楼梦》人物，理解作者“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中蕴含的人生如梦、浮世沧桑的感伤情感，即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邵琳

二

在我的六架藏书中，有关《红楼梦》的书就有1108册；其中不同版本和画册的《红楼梦》有九种，共三十七册。

我初读《红楼梦》是在上高二时，所读的本子是家藏线装已丑仲夏同文书局石印《详註足本全图金玉缘》，翻开封面里边又名《增评补像全图金玉缘》，收总目，太平闲人石头读法，护花主人批序，护花主人摘误，护花主人总评，明斋主人总评，大某山民总评，护花主人论赞，或问，大观园影事十二咏，题词并序，音释，大观园图说，及绣像40页。无底封。内页保存尚好。我时年十七岁，读《红楼梦》自然是走马观花，不求甚解，仅为满足好奇心而已。从部队转业后，一次逛书店时，我又碰见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三卷本《红楼梦》，此本是以庚辰本为底本校注的，覆膜平装，注释多而精，并有刘旦宅先生精心绘制的十几副彩色插图，堪称图文并茂。我毫不犹豫的买了回来，日夜翻阅，反复揣摩，并不时用红蓝铅笔在上面圈圈点点。1995年9月，在书店里我又发现了荣宝斋出版社出版的线装《刘国龙抄本红楼梦》。它以古籍宣纸印刷、装帧，清秀灵动的小楷书写，是陆润庠宫廷抄本的形式，每面十三行每行三十字，且全书无一处涂改、跨字和加行，极为考究精美。我不顾囊中羞涩，硬是把它抱回来，朝夕相对。每次阅读，我总是擦净双手，平心静气，轻轻翻动，生怕摩擦脏损。

真正精读《红楼梦》，并初悟个中三味，则是在而立年之后。鲁迅曾说过他的文章三十岁以上的人才能读，《红楼梦》亦然。随着阅历的增加，



坎坷的出现，人情的历练，粗莽的退潮，促使我不再用新奇的目光和愉悦的心态来阅读这部“字字看来皆是血”的巨著。穿过“满纸荒唐言”，透视到是“一把辛酸泪”。细品“好了歌”悟出的是“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更重要的是雪芹先生那支传神妙笔，让我遨游其中，似醉如痴，“念在嘴里倒像有几千斤重的一个橄榄，”细嚼反刍，香甘无穷。

为了真正读懂《红楼梦》，近年来，我又买了由蔡义江先生校注的《红楼梦》两卷本，和他的《红楼梦诗词曲赋鉴赏》，还购回梅新林的《红楼梦哲学精神》，陈庆浩的《新编石头记脂砚斋评语辑校》，订阅了自创刊以来的《红楼梦学刊》以及其他书刊，力求从不同侧面透视这部奇书。其中对我启示最大的是《红楼梦学刊》。它自一九七九年创刊以来，坚持党的双百方针，面向全国古典文学研究者和广大红学爱好者，发表研究《红楼梦》的思想、艺术、版本、作者生平家世、脂砚斋评语、文物资料的考证等方面的学术论文，既有较高的学术性又有一定的知识性、可读性，让人受益匪浅。红学大家周汝昌说：“做学问，起码的条件似乎要有读通古人文字句意的水平，要有学术良知，要有学识道德，要有求索真理的本怀诚意。”我是《红楼梦》爱好者，谈不上治红学，但，是红迷。《红楼梦》我是越读越深，常读常新的一座不可逾越的大荒峰。今生终世，怕是难以割舍与《红楼梦》的情缘了。书山巍哉，情缘悠悠系红楼！

孟庆春





目 录

| | |
|-----|-----------|
| 序 一 | 赵建忠 / 001 |
| 序 二 | 朱永奎 / 007 |

第一卷 旨趣探察

| | |
|------------------------|-----|
| 到头一梦，万境归空 | |
| ——“色空说”为《红楼梦》第一主题浅析 | 003 |
| 《红楼梦》的题旨 | |
| ——《凡例》浅析 | 011 |
| “虽我未学”还是“虽我末学”？ | 014 |
| 无才补天、幻形入世之石头记“楔子” | 016 |
| 《好了歌》解析 | 020 |
| 《枉凝眉》究竟写的是谁 | 022 |
| 也谈焦大的“醉话” | 024 |
| 通灵宝玉 | 027 |
| 大观园随想 | 029 |
| 群芳争妍 钗黛并秀 | 032 |
| “焦首朝朝还暮暮，煎心日日复年年”诗谜究属谁 | 039 |
| 大观园三才女“咏菊”诗欣赏 | 041 |
| 浅谈《红楼梦》中的“圆”字兼及其他 | 044 |
| 香袋、手帕、玻璃绣球灯 | |
| ——谈宝黛爱情的三个阶段 | 049 |
| 关于宝黛钗关系的猜想 | 053 |
| 奇怪的年货单 | 055 |
| 不可承受之痛 | |
| ——宝玉的“失心疯” | 057 |



| | |
|----------------|-----|
| 好一副“疗妒汤” | 059 |
| 悲凉之雾渐被华林 | 064 |
| 红学与政治 | 066 |

第二卷 人物管窥

| | |
|------------------------------------|-----|
| 《红楼梦》阅读呼唤人性回归 | 071 |
| 宝玉由色悟情之心路分析 | 076 |
| 谈谈贾宝玉眼里的“女儿”和“女人” | 078 |
| 宝玉之忧 | 082 |
| 贾宝玉的灰色人生观 | 084 |
| 林黛玉初进贾府 | 087 |
| 颦儿，你在向我走来 | 091 |
| 林黛玉缘何不喜欢义山诗 | 093 |
| 颦儿，你心中有多少丘壑！ ——谈谈林黛玉的巧智语言 | 097 |
| 林黛玉并非小性子 ——为颦儿正名 | 102 |
| 也谈谈林黛玉的遗产问题 | 105 |
| 梦中一直有你，颦儿 | 107 |
| 小议黛玉之洁和妙玉之洁 | 110 |
| 你好我自好，你失我亦失 ——宝黛爱情在矛盾中发展 | 112 |
| 宝钗的泪为谁而流 | 114 |
| 宝钗：一个矛盾体 | 118 |
| 第二十五回、三十四回中的钗黛 | 120 |
| 元春印象 | 122 |
| 说说探春的改革 | 124 |
| 迎春，你该怎样活着 | 126 |
| 为李纨辩诬 | 128 |
| 扑朔迷离秦可卿 | 131 |
| 揉碎桃花红满地 ——尤三姐的悲剧人生 | 142 |
| 红楼最神秘女儿——宝琴 | 145 |



| | |
|------------------------|-----|
| 娇杏者“侥幸”也? | 149 |
| 荷花一茎祭香魂 | 151 |
| 花袭人改造贾宝玉 | 154 |
| 袭人不可能是告密者 | 156 |
| 晴雯新论 | 161 |
| 藕官的拉拉情 | 171 |
| 豆腐皮包子、枫露茶和酥酪 | |
| ——李嬷嬷事件中的三位丫鬟 | 173 |
| 贾母与软烟罗 | 177 |
| 《红楼梦》中刘姥姥视角之意义初探 | 179 |
| 奇怪的赵嬷嬷 | 183 |
| 何苦自己不尊重 | |
| ——赵姨娘的蠢 | 185 |
| 浓淡由他冰雪中 | |
| ——邢岫烟的贫穷与坚守 | 187 |
| 贾政：一位舐犊情深的儒者 | 189 |
| 贾赦为何偏爱贾环? | 198 |
| 贾琏也有真性情 | 201 |
| 从葫芦庙穷儒到兴隆街大爷 | |
| ——浅析贾雨村的心路历程 | 204 |

第三卷 比较阅读

| | |
|---------------------------|-----|
| 杜丽娘和林黛玉形象之比较 | 217 |
| 《醒世姻缘传》与《红楼梦》中相类的人物 | 220 |
| 嫁入豪门的两位淫奔女 | |
| ——李瓶儿与尤二姐形象简析 | 224 |
| 爱到深处就没了自己 | |
| ——《浮生六记》之陈芸 | 227 |
| 帮闲亦有德 | |
| ——谈谈《姑妄言》中的郭合 | 229 |
| 女儿当自重 | |
| ——《源氏物语》中的三公主 | 231 |



第四卷 曹红漫笔

- 曹寅《南辕杂诗》中的徐州古迹调查……………237
- 欣喜中的“泪”与“劫”
- 曹寅之《喜三侄顾能画长干，为题四绝句》浅析…242
- “断肠花”与“荒凉月”的情感寄寓
- 曹宣卒年再论……………247
- 鹤鸽之悲的千古情结
- 浅析曹寅曹宣的兄弟情……………253
- 曹雪芹诞辰“三百周年”从何而来……………259
- 永忠、墨香和《红楼梦》……………268
- 敦诚其人……………271
- 张宜泉生平年代初探……………274
- 撮其要，删其繁；小文章，大风范
- 读胡文彬先生《感悟红楼》……………287
- 宛若潺潺流水
- 读《红楼文化基因探秘》……………292

第五卷 高续断想

- 高鹗诗词风格转变探析……………297
- 高鹗与《红楼梦》后四十回之关系浅说……………306
- 别有幽情暗恨生
- 也谈“高鹗、袭人与琬君”……………319
- 《红楼梦》八十回本早于程本吗……………327
- 《红楼梦》中前八十回和
- 后四十回“么”“吗”等语气词对比……………331
- 《红楼梦》后四十回阅读笔记……………340
- 众里寻她千百度
- 清代续书中的林黛玉形象浅析……………379
- 不是跋的跋……………386
- 后记……………387

序 一

赵建忠

邵琳、孟庆春两位红友的文章我曾在一些红学刊物上拜读过，印象中最深的，是发表在沪上《红楼梦研究辑刊》谈“色空观”与《红楼梦》主旨关系的那一篇。读其书，思其人。今年夏季，机缘凑泊，经同乡红友、百花文艺出版社编审任少东先生的介绍，得以与两位外地红友在天津见了面。

邵琳女史撰写过大量的《红楼梦》感悟及评论文章，系江苏省红学会会员，红迷会徐州分会会长。在红学研究之余，她还擅长古典诗词创作，有《时间集》。这本诗集凝聚了女诗人独特的情感追求，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其中还有一组《红楼梦》人物题咏，难怪其红学文章中论及《红楼梦》中的诗词是那样得心应手，显然她是深谙此道的。孟庆春先生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迷恋《红楼梦》达三十年之久，他撰写的《红楼梦》研究文章，陆续已有十余篇发表在各种红学期刊，现为山西运城红学会副会长。红学研究之余，孟先生还酷爱戏曲，其戏曲作品蒲剧《铁面御史》，曾发表在《戏友》杂志，这可能与山西地区深厚的戏曲文化历史积淀不无关系。这天南地北的两位红友，因了《红楼梦》而产生共鸣，遂常探究一些共同关心的红学话题。最近，他们计划合作出版一部《红楼梦》研究的文集，嘱我写“序”，我诚惶诚恐，愧不敢当，因神交颇久，就写点个人读后的粗浅体会罢。

两位红友合作的《红楼絮语》是一部关于《红楼梦》的随笔论文集，收录的八十余篇文字可分为五部分：一、旨趣探索；二、人物管窥；三、比较阅读；四、曹红漫笔；五、高续断想。文集的大部分文章是他们阅读《红楼梦》过程中的所感所悟，并采取了随读随记的日志式点评方式来表达，凝聚着两位红友关于人生、人性、人文等的独特思考。

《红楼梦》的主题是什么？《红楼絮语》首卷的“旨趣探索”开篇明义，



提出了“色空说”是《红楼梦》第一主题的命题，从脂砚斋到老一辈红学家俞平伯，都对这个问题发表了独到的见解，也因此引发过争论，足见在红学史上这也是个经常讨论的永恒话题。那么如何对待这样一个有争议的学术话题？两位作者既未人云亦云般“炒冷饭”，也没有盲目地标新立异，而是从文本出发，即从《红楼梦》首回的十六个字“因空见色，由色生情，传情人色，自色悟空”的释文出发，逆流溯源，层层剥笋，阐释了空、色、情三者之间循环不息的关系，让结论来自于作品细读，这种不尚空谈的研究方法无疑是值得提倡的。从前研究者们探索《红楼梦》的主题，往往断章取义，比如简单地从第四回“护官符”描绘的情节出发，就片面得出这部伟大作品的主题是“暴露封建社会的罪恶”，进而认为《红楼梦》可以读做“封建社会衰亡史”等等，诚然，第四回写贾雨村胡乱断案，不排除作者可能有揭露当时吏治黑暗的想法，但如果联系《红楼梦》整体情节来看，恐怕作者的主要意图还在于通过薛蟠来引出更主要的人物薛宝钗，以便让“金玉良缘”与“木石前盟”构成冲突，因为毕竟薛蟠只是过场人物。还要指出的是，把《红楼梦》当做“历史”来读，这种观点本身并没有什么特别不合理之处，但《红楼梦》又不仅仅是写了“历史”，而且即便写了“历史”，也不能仅仅说成是“封建社会的衰亡史”，这部小说从“女娲补天”写起，从这一段“历史”到曹雪芹所在的时代，“历史”跨度如此漫长，远非“封建社会”所能囊括。悲天悯人的曹雪芹实际是要写人的进化、人的命运、人才的命运，而且，就算反映了清代的“封建社会”，从《红楼梦》描绘历史画卷的实际看，也并不是一味暴露，这部作品既写了“遍披凉雾”的时代悲剧，同时还写了中华文化仪态万方的“华林”赞歌。总的来看，传统的社会学研究模式局限于物质态文化诠释，而对形而上的“精神态”文化却不大容易把握。依照海明威的“冰山理论”，露出水面的冰山只要不一叶障目谁都不难看到，但水面下的冰体恐怕是冰山体积的若干倍。《红楼梦》这部伟大作品犹如海洋中的冰山，目光可及之处，已经让人们高山仰止，但目光不可及之处，还蕴藏着更大的能量。邵琳、孟庆春两位红友的很多文章恰恰能摒除长期以来《红楼梦》及其人物评价过程中的政治因素，他们扬弃了社会学的阐释模式，以新的视角，新的价值观和人性观去解读《红楼梦》，重新用自己的眼光去挖掘《红楼梦》的主题及其意蕴，这种探索极为难能可贵，也是值得发扬光大的。





收入《红楼絮语》中第四卷的“曹红漫笔”，涉及当代曹学研究中的一些争议性话题，例如关于《红楼梦》作者曹雪芹及祖父曹寅及其文友敦氏兄弟、张宜泉尤其是批者脂砚斋等，书中不乏个人见解和精彩的评述。毋庸置疑，《红楼梦》研究中“曹学”的产生，是“新红学”考证派诞生后的产物，就这一派的出发点而言，欲制约文本释义的发散性，从而避免旧红学索隐派挖掘《红楼梦》所谓“微言大义”时的牵强附会，应该说新红学创立时的初衷并不坏，也确实解决了不少实际问题，如对《红楼梦》版本的系统梳理、对曹雪芹家世的深入考察等，功不可没。然而，新红学考证派尤其是发展到末流后的症结也是显而易见的，它的最大失误莫过于在文本诠释领域中进行“史料还原”，将《红楼梦》中人物与曹家历史上的人物欲求对应，同样也陷入了先前红学索隐派“文史合一”的谬误。其实，不管《红楼梦》中存在多少真实的历史信息，而这些信息一旦进入曹雪芹的创作过程中，就必然会被整合重构后成为新的单位，从这个意义上说，尽管红学考证派使得《红楼梦》研究第一次在红学史上被纳入了科学的轨道，但文学毕竟还不等同于科学，心灵感悟的东西单靠所谓“科学意识”是难以得到圆满解释的，很多受新红学影响的研究者用曹家史实去机械对应《红楼梦》生动活泼的艺术情节，是根本违背创作规律的，因而解读不能完全到位，这方面，我也读到了《红楼絮语》中非常不俗的精彩见解：

雪芹，除了书，你留给后人的实在太少了，我们无法确切判断你到底是谁，无法确切知道你的“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的千古绝唱是怎样一笔一笔地写出来的。更无法确切地知道，在那个简陋的茅草屋中你是怎样秉烛奋笔，任寒风吹干泪珠，任饥饿蚕食你的灵感。当爱子殇逝，你的痛苦又是怎样统治了你的思维，熄灭了你的梦想，摧毁了你的意志，这些我们都无从知晓。

因此几百年来，人们开始寻找你，从浩如烟海的文字堆中，从渺渺茫茫的遗迹中，从街头巷尾的传说中。找来找去，你的形象越来越模糊，你的身份越来越复杂。

.....

.....



然而，幸运的是，他十年辛苦留下的巨著还在。这对于我们来说，就足够了！我们不必再斤斤计较于这部伟大的作品终究系何人所作，我们也不必再深究作者是高矮胖瘦，是俊朗飘逸还是悲愁沧桑。好好地读他的书吧，好好地享受这部伟大作品带给我们的美的愉悦，这才是对其作者最好的回报！

上面作者的话说得多么好啊！由于《红楼梦》的博大精深，使得人们对这部杰作流连忘返，由喜爱而走向研究，从而成为一门专学，并由红学又衍生出“曹学”，这本来无可厚非，但是不少曹学研究者却本末倒置，将许多重大的红学现象置身于脑后，从而遮蔽了《红楼梦》的审美视线，这确实是应该引起我们警醒的。

《红楼梦》体内流淌着不同于以往传统文学的新鲜血液，被鲁迅高度评价誉为打破了传统的思想和写法，同时由于其含混旷古的东方神秘主义、庞大的网状散射结构、姿态万千的人物众生相、“大旨谈情”又超越了言情的内涵深度，成为中国古典文学的珠穆朗玛峰是当之无愧的。由于曹雪芹在作品中清醒地反思了人类的共同生存困境，体现出博大的悲悯情怀和拯救之愿，因而还具有永恒的世界意义或者说是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中曾推崇的那种“宇宙”精神。《红楼梦》精神体现的形上思考关乎人生价值的启悟、人格境界的提升，实质上指向了生命的真谛，人们之所以对那些连篇累牍的红学考证文章有成见，主要原因恐怕还是很少指涉《红楼梦》的精神向度。两位作者的研究大方向最可贵之处，正是没有偏离《红楼梦》文本这个轴心。

本书第五卷“高续断想”部分，主要收录了《红楼梦》后四十回的阅读笔记。其中《高鹗诗词风格转变探析》一篇，曾作为我主编的《红楼梦与津沽文化研究》投稿文章，发表在刊物第三期上。我与两位作者素昧平生，但读到网上他们转来的文章后，感觉颇有新意。这篇文章独辟蹊径，尝试着分析高鹗诗词风格及转变原因，以期深入高鹗的情感世界，这或许能为高鹗与《红楼梦》后四十回关系问题提供一些新的思考。两位作者的文章深入考察了高鹗诗词作品中的风格。诗词研究者一般认为，高鹗诗作以盛唐为宗，词作则受花间词之香软绮丽影响，这种分析确实能大致代表高鹗





诗词作品的整体风格，但两位作者通过深入细致考察后认为，高鹗诗中固然主要呈现出典雅庄重的格调，但亦有少数香奁体。这些香奁体诗歌呈现浓厚的脂粉气息，与其部分词作遥相呼应。他们还认为，高鹗的词作风格也非单一的静止状态，其早期作品颇类晚唐花间词，香艳绮丽，其描摹之细腻，至于钗环裙裾，桃腮杏眸，而后期作品则略微变化，香艳温软之风淡去，忧郁伤感之婉约风格成为其词作之主流。两位作者还具体指出由香奁体到西昆体，由花间词到婉约词，高鹗也实现了从青涩向成熟风格的转变，他们还从高鹗与畹君的恋情角度分析了其诗词作品风格转变的成因，即因失去而感伤，反映在诗词作品中便为忧郁感伤的婉约风格之滥觞。最后得出结论：高鹗具有纯熟的语言驾驭能力，从而确定他具有很高的文学才能。

这些鞭辟入里的分析，无疑也是从文本出发，因而结论是属于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然而，读罢此文还是感觉小有遗憾。众所周知，高鹗与《红楼梦》的关系是红学中一道重要的研究课题。近年来，随着红学研究的不断深入，人们对高鹗的认知也越来越深入，比如他长期作为《红楼梦》后四十作者的重新审视问题。作者既然花费了如此精力去探讨高鹗的文学才能，为什么车到山前，就不能进一步通向高鹗这些风格不同的作品与《红楼梦》后四十回中的诗词比较？以两位的研究功力，我以为是完全可以做到的。高鹗、程伟元是《红楼梦》版本史上的标志性人物，如果不是因为高鹗与《红楼梦》沾上这层关系，红学研究者谁还会去关心他的诗词风格呢？邵琳女士的《肘间集》风格雍容典雅，诗词作品可以追求言犹未尽的含蓄效果，窃以为学术文章还是应在充分占有文献的基础上，打破砂锅问到底。当然，后四十回问题属于《红楼梦》研究学术前沿的尖端课题，难以毕其功于一役，这似乎应该是红学界同仁共同努力的解决方向。目前，在红学界达成了两个共识，既第一，高鹗虽作为后四十回作者的文献证据不足，但他编辑整理《红楼梦》功不可没；第二，后四十回对前八十回而言，诚然不可超越，但至今却没有任何一部续书可以替代它。这的确是事实，《红楼梦》这部伟大作品流传了两百多年，如果没有高鹗当年参与程本的出版传播，简直不可想象有今天红学繁荣的局面；另一方面，终清之世绵延不绝的那些五花八门的《红楼梦》续书，没有一部可望后四十回项背，“续貂词笔恨支离”，名作家刘心武创作的《红楼新续》及其“秦学”，亦贻笑方家，当代的《红



《红楼梦》续书总体上尚不能达到后四十回的水平（包括构思和文字诸方面），更遑论去取代。个中原因，恐怕要对红学史上形成的各个流派进行认真反思：红学探佚派想要恢复曹雪芹原作的“本来面目”，其出发点是好的，但颇多的研究成果是将曹雪芹精雕细琢的艺术精品解构成为粗糙毛坯，索隐派的误解红楼固不足晒，新红学“腰斩”后四十回亦不足训。早年周绍良先生在“略谈《红楼梦》后四十回哪些是曹雪芹原稿”（《红楼梦研究集刊》第六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一文中曾有很好的研究思路，可惜言者淳淳，听者藐藐。尽管周先生那篇文字在今天看来有些粗糙，具体结论也未必都准确，但其研究方向对后学应该有所启发。毕竟今天《红楼梦》后四十回以及涉及的红学人物高鹗、程伟元的研究基础已经被垫高，我们为什么不能在先贤拓荒道路上更进一步从而形成新的学术增长点呢？当然这是复杂的学术问题，需要研究者平心静气地去讨论。研究方法总是在对峙、摇摆、反拨中发展的，一位勇于开拓的研究者不是在自我封闭的心态中进行思维的，而是在与外界对话的过程中不断摄取新的信息并调整自己的理论意识和研究模式中进行的，故步自封，才是真正的自我局限。

拉杂地写了上述感想，与两位作者共勉罢。

乙未深秋于聚红厅

序者：赵建忠，中国红楼梦学会常务理事、天津市红楼梦研究会会长、《红楼梦与津沽文化研究》主编、天津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序 二

朱永奎

邵琳女史与孟庆春先生合作的《红楼絮语》即将出版。邵琳女史与我同在江苏省红楼梦学会，对她的创作理念和学养比较了解，她发表在各地《红楼梦》刊物的文章我也都有收藏并认真拜读，因而非常了解她的研红历程。自2009年在江苏红学会年会认识以来，我看着邵琳的研究之路逐渐深入，文章越来越有深度，并且总是能以新的理念和角度来品评红楼梦人物，实在难能可贵。所以我乐于为之写字。

《红楼梦》问世二百多年来，评论它的文章可谓汗牛充栋，让人目不暇接。我是《红楼梦》的痴迷者，喜读各种红学文章和著作，也喜欢动笔抒发自己读红感悟。众所周知，胡文彬先生是位多产的红学名家，可谓著作等身。读了他的著述，我最大的感受是他的文章不冗长，好像是对朋友促膝谈心，从容地娓娓道来。而《红楼絮语》中的文章，亦给人以异曲同工之感。所谓“异曲同工”，我主要是从行文的体裁而言，用两个字来概括，那就是“随笔”。

胡文彬先生的绝大多数文章即是随笔式的，而《红楼絮语》，正如邵琳女士所说“这次，我决心要用文字记下我的感悟，写有随笔近二百篇”，“2014年第十届读书会的时候，我把论文集集中打印成一册，取名为《红楼絮语》”。这就点明了《红楼絮语》大部分文章的体裁是“随笔”。

那么，这些灵动新颖的红楼“随笔”，是如何来解读《红楼梦》这部伟大著作的呢？

二百多年前，北京西山黄叶纷飞，伟大作家曹雪芹在这里写下了一部不朽的作品，并题一绝云：“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自清至今，解味者颇有其人。

《红楼絮语》一书第一、二部分的文字，也在努力解“味”，体“味”，